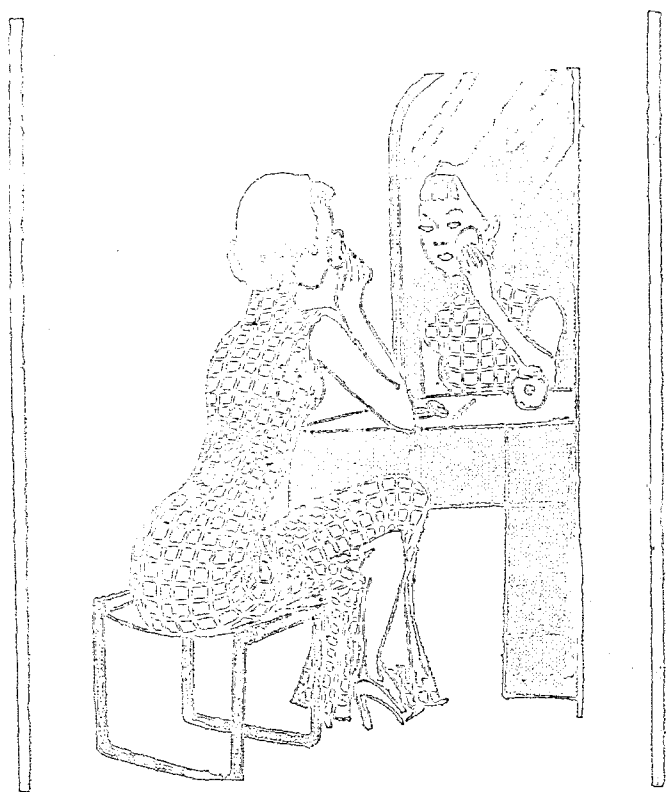


◀ 社會主義小說 ▶

摩登少奶奶



◀ 上海聯華書局出版 ▶

摩登少奶奶目錄

- (一) 分家產伯姪竟反目
- (二) 臭鹹肉變做少奶奶
- (三) 窮架子秦媽弗賣脈
- (四) 百多利奶奶會奶奶
- (五) 跳舞場天天換新鮮
- (六) 少奶奶結識小白臉
- (七) 做大少爺和帶花酒
- (八) 二師長干戈動鎗砲
- (九) 被窩裏奶奶會求饒
- (十) 祕密錫所尋花問柳
- (十一) 要做官試用美人計
- (十二) 小房間裏白板對煞
- (十三) 倒馬桶竟溜之大吉
- (十四) 錯中學蠻爺認義父
- (十五) 眼開眼閉吃囉黃蓮

摩登少奶奶

江浩華父親亡故的時候。有一份家產。被他伯父江翰賢保管。現在聽人讒言。邀了三朋四友。逼着伯父把財產交出來。起初他伯父勸他。年紀還輕。又說江家的產業要等你有了正當的行業。再交代你不遲。那江浩華聽了。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你想吞沒我的產業嗎。沒有這樣容易。今天非請你交出來不可。這幾句話說得又尖又硬。把他這伯父氣得咆哮起來。那江浩華也不相讓。伯姪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幾乎衝突起來。他伯母出來把丈夫勸了進去。又勸着浩華道。你從此以後爭一口氣。好好的學成一種行業。待娶了姪媳婦。那時你伯父自然肯把家產交還你的。你暫時耐心等待罷。江浩華也不聽勸。祇說了一句我討飯也不上你們那裏來。說着站起身來往外便走了。足足有三個多鐘頭。祇見江浩華坐了一輛大汽車。車子裏載滿了老老小小十七八個人。一擁擁進了客堂。江浩華口口聲聲要請伯父出來說話。他伯父出來一看。內中有幾個人原是認識的。什麼姑丈母舅姨夫叔叔伯伯等內親。還有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西裝少年。首先對着浩華的伯父說道。敝律師駱不平現受江浩華先生委託聘來代表。接着所有的承繼產業。如果你不肯放。那末我要依法辦理了。接着親戚們都勸浩華伯父放鬆了這筆家產免生以外節枝。江翰賢聽了這般人的說話。祇得嘆了一口氣。罷罷罷。時到如今也祇好任你們所

爲了。便一口答應。把這般人都請到書房間裏。打開銀箱。把所有的現錢首飾存款摺子道契股單以及公司合同當舖議單統統拿了出來。攤了一桌子。將賬房先生喚來。把賬簿拿出來逐樣點空。逐樣細算。足足算了三個鐘頭。把家產算清依舊一樣一樣的歸進銀箱去藏好他。伯父把一個銀箱鑰匙親手交給江浩華。說了一句善繼父志。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請駱律師起稿。寫了一張承受遺產的筆據。叫公館裏的書記照樣抄了三份。所有在座的人。都在筆據上簽了字。一切手續。俱已完備。江浩華便把總親戚邀到客廳上。擺了兩桌酒席。算是吃交家酒。他伯父這時氣也氣飽了。那裏吃得下。大家勸他吃酒。他祇說了一句謝謝。走到上房去。把隨身衣物收拾了幾隻箱子。僱了一輛汽車。夫妻兩人辭別了衆親戚回家去了。這裏江浩華得了家產。快活登天似的。歡呼暢飲。一轉念想起了他的心愛人美虹。便放了一輛汽車去把他接進公館來。領他見了衆親戚。一席酒吃過。江浩華領衆人到銀箱跟前。打開銀箱。拿出一本中央銀行支票簿子來。簽了一張一千塊錢的支票送給他駱大律師。算是酬他辯護之勞。此外姨夫姑丈母舅以及叔父伯父論功行賞。也有謝一千二千的。六百八百的。總之一句話。在場的人。大家得大錢財。歡呼道謝而去。這美虹做了江公館的少奶奶。便要搭出少奶奶的架子來。當時便把公館裏的男女用人傳喚進去。一一磕頭行禮。口口聲聲喚他少奶奶。少奶奶心上一歡喜。便重重的行賞。不論姨姨大姐廚子車夫看門的管園的。每人賞五十塊錢喜封。內中獨有一個七十多歲的秦老媽子他不肯

磕頭也不貪賞他是忠心耿耿的。一位老人家。待東家十分忠心。江老爺江太太在世的時候。也拿他另眼看待。如今眼見這孫少爺胡作妄爲。把正正經經的大伯氣得搬出公館去。又把外間的粉頭却沒命的向屋子裏拉。早把他氣得嘔嘔咕咕在廚房裏罵人。如今聽說要叫他去叩見新奶奶他如何肯去。那少奶奶聽說是祖上老太太手裏的用人。便格外優待他些。說賞他一百塊錢喜封。祇叫他磕頭去拿。把傍人都引得眼紅。誰知這秦老媽抵死也不肯去叩見。任你同伴橫勸豎勸。他說我年紀活到七十多歲了。眼睛裏祇認得正名正氣的人。却看不慣這裏狐媚子妖精似的少奶奶。傍人聽他罵人。嚇得個個把舌頭吐出來。便勸他禁聲些。給少奶奶聽得了。你三四十年的老飯碗要打破了。那秦媽媽說道。這種狐媚子做了少奶奶便是拿八轎來請我。我也不願再在這裏吃飯了。如今世界真正反了。家家人家正正經經的太太少奶奶都不要。儘揀那淫娃蕩婦召向屋子裏來。一般好好的公館大宅都被他們拆坍。清白家聲都被他們糟蹋得臭不可聞。末後丈夫被他迷死。銀錢爲他化盡。他一轉念。又去跟別人迷人去了。另一個娘姨勸他道。東家的事。與我們什麼相干。他有錢賞。你樂得去拿他幾個錢不好嗎。這秦媽媽把他嚥嘴一概。說道。誰希罕他幾個臭錢。上海人儘有貪圖得幾個臭錢。眼看著自己老婆偷人做開眼烏龜的。也有認強盜娘子做爹娘的。像我秦老太婆窮雖窮。人却是有志氣的。上海那種坐汽車戴金鋼鑽的奶奶太太。外面裝做儼然有傢事。有幾個背着人偷小白臉上臺基上鹹肉莊的。比到我們鄉下

地方菜飯飽布衣暖的莊家女人，老實說一句話，給他拾鞋兒也不配。不說別的，他們莊家女人，白天勤勤懇懇自做自吃，到夜裏却舒舒服服安安靜靜的睡一晚。何等受用。何等自在。那班要偷人的太太少奶奶，白天鬼鬼祟祟耽驚受怕的鬼混着。到夜裏見了自己的丈夫，又慚愧又害怕。睡到半夜裏，從枕上驚醒過來，自己想想也不好意思。這種日子過着，人怎麼不要短命。家怎麼不要拆散。不說別人，將來我們這位孫少爺，便是上海這許多人裏面的一個罷呀。我祇望終有一天，老天爺降下大劫，把這班狐狸精餓死，雄狗多淹死幾個。眼前纔得清淨呢。這秦媽媽憑空罵了一陣，便自管自捲起舖蓋，辭息了生意，回到鄉下吃老米飯去了。回頭便說江浩華和他的美虹少奶奶要求一個條件。從此也後，不許在娘家過夜。便是平常到姊妹家去，也祇許白天游玩游玩。到天一晚，便要回家。這少奶奶剛進門，死活要學做好人，如何不聽。他非但晚上不出門去，連白天也不走出公館去。儘天天把江浩華迷着。兩人對守着有說有笑，居然享靜好之樂。但是日子一長久，江浩華靜坐在家裏，如何坐得住。氣悶不過，下午四點左右，便到總會裏去打打牌。到票房裏去吊吊嗓子。到彈子房裏去打幾盤彈子。晚上到跳舞場裏去擁抱一會。江浩華不在家中，丟得少奶奶越法冷靜了。好在他手頭有的是錢。起初叫阿二拉着公館裏的包車，到南京路老久綸久豐等綢緞局去剪幾件衣料。到楊慶和去兌幾樣首飾。到大新公司去買些實用品，到泰康公司去買幾色糖果。這樣輪着跑轉來，倒也消去他無聊的歲月。後來他忽想到自己雖做了江

家的少奶奶却不曾和江浩華結過婚。這是女兒家一身一世最要緊的事。豈可以馬虎過去。自己以是一個黃花貴女。嫁了這樣富家公子。也得大大的做一場喜事。借此顯煥顯煥。他主意已定。便當夜和江浩華說了。江一想我空該有百萬家財。這新官人的滋味却不曾嘗過。我如今却也要嘗他一嘗。便滿口答應。當夜兩人在被窩裏便商量如何行婚禮儀式。如何請客拜堂。如何邀請媒人。正興高彩烈的時候。第二天忽然少奶奶病了。一病三天。也曾請過好幾個名醫。醫生也識不透是什麼病。後來還是公館裏燒飯娘姨。看少奶奶終日嘔吐打咽酸。又嚷着頭痛。他說道。不要少奶奶是有喜嗎。一句話點破了他夫妻兩人。原來江少奶奶身上的月經已有三個月不轉了。便忙着吃藥。照江浩華的意思還要在未養孩子以前舉行婚禮。後來少奶奶不答應。他是愛好看的人。說大了肚子穿着禮服怪不好看。再着在這幾個月裏面要繡禮服行婚禮鋪設房間定做傢生。也來不及。待到十月滿足。越法的不好看了。不如索性待養過了孩兒再做親罷。雖說如此。少奶奶袋着一個肚子。還要東趕西趕。買東買西。預備自己將來做新娘娘時候穿着的。那江浩華也忙着置辦木器。裝璜房間。他特別考究。去叫了中國貿易木器店裏來替他打樣佈置。到協興公司裏去買了一架銅床來。擺在新房裏。看看少奶奶十月滿足。他預料少奶奶生了孩子。雙滿月以後。便可以舉行婚禮了。這時在下半年的十月裏。便親自跑到南京路吳鑒光那裏去請他揀一個吉日。說明要在明年正二月裏的。那吳鑒光問明了兩造的八字。板着指兒一算。便揀在

明年二月十九日。江浩華見有了日子。何等快活。便急急邀請媒人印發請帖。諸事停妥。祇須靜候領略新郎官的滋味便了。到底是女人的事體。碎煩了。少奶奶在產務裏。還在那裏催問自己做新娘子穿的禮服。可曾繡成。這少奶奶在十二月裏。居然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寶兒來。把個江浩華快活得把孩子捧在手裏。祇是喚着寶貝。過了雙滿月。少奶奶在月子裏調養得考究。那臉兒。越法長得標緻了。到了吉期的前幾日。江公館已經十分熱鬧了。有許多至親。便早幾天住到江公館裏來幫忙。那江少奶奶也在六日前頭回到娘家去住着。這時江少奶奶的母家。也掛燈結綵。做了女府。邀了幾個少奶奶從前的小姊妹。淘來家裏吃喜酒。到了正日。江府上放了一輛紮彩繡的汽車來。全班軍樂隊。把這位半新不舊的新娘。嫁了過去。好似搬演戲文似的。一樣行禮拜堂。送入洞房。做了一套。待到客人吃喜酒時。新娘娘由伴娘先扶出來敬酒。大家看時。那新娘娘身後一個年輕奶孀。手裏抱着一個白白胖胖小孩子。也對衆客人見過禮。內中有幾位客人看了。莫明其妙的。便向傍人問時。有人告訴他。這便是新娘娘生的兒子。那人聽了。搖搖頭說道。這真可以稱得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了。像這樣的婚姻。也可以算得正式的嗎。接着又有一個客人聽了。微微一笑。低低的哼着道。什麼正式不正式。全在親戚朋友的這麼吃一頓。一邊哼着。他便擎起筷子。夾了一小片魚翅。送向嘴裏嚼去。當時有許多男客。吃飽了酒。闖到新房裏去。鬧起新房來。這位新娘娘真能幹。一個人敷衍着十多個人。對答如流。新娘娘的說話。却老過這班男

客說說笑笑，隨便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倒把那班男客弄得縮手縮腳，站不住了，逃了出來。親戚中一班女客，却個個看他不起。什麼姨母、舅母、婦母，還有那表姊、表嫂、表姊妹。一班女客，都在背地裏指點點的說新娘娘的背。那班女客，自己看得十分清潔，看這新娘娘十分醜陋。明明是偷小叔的嫂子，貼小白臉的少奶奶。到這時也要像煞有介事的說幾句清白話兒。又把這新娘娘說得如何臭，如何不堪。新娘娘來和他們見禮，他們個個都把眼皮垂下了。受理不理似的。待到新娘娘走轉背，大家都拿白眼送他。又把下嘴唇用力翻出來，裝做卑薄人的樣子。內中有一個四表姊，人人知道他是偷漢的，但獨有他說新娘娘的臭話說得最是起勁。在背地裏腔調裝得最足。又說像這種爛污貨，任是他有千萬家財，我也不要他上門。江少奶奶此番舉行結婚禮，一半果然是要借此出出風頭，一半也要趁此在親戚跟前露臉。從此也常常好在親戚家裏來往來往，也免得在家裏寂寞。那班親戚中的男人，見了這標緻女客，果然是十分歡迎。惟有那親戚中的女人，越見他標緻，心中越妬忌，越是妬忌，却越是受理不理的。在他跟前搭三分架子。每逢出身不規矩的女人，他嫁了丈夫，越是親戚瞧他不起。他越想和親戚來往，譬如做舅母的，在平常女人見了甥兒媳女，喚他一聲舅母，原不足為奇。惟有這種人聽人喚他一聲，舅母心中却說不出的快活。偏偏那班捉狹的親戚，竟不與人以自新之路。他越想人稱呼他，那親戚越不肯稱呼。越想和人來往，人家越不願和他來往。把個江少奶奶氣得在背地裏罵人，說這班窮鬼，倒會得搭窮架。

子。他一氣也不願和親戚來往了。上海地方的女人。都在外面散蕩慣的。那守規矩的。便在正名正氣的親戚人家走走。那不守規矩的。放着有名有目的親戚人家不走。却歡喜拉拉扯扯。無中生有的結識許多姊妹。洵不是樓上嫂嫂。便是對門姊妹。不是隔塾妹妹。便是後門頭嬌嬌。有幾個善於交際的。便是在老久豐綢緞局裏買買綢緞也結識做姊妹了。在東方書場上聽聽沈僉安的珍珠塔。也會結識下做姊妹了。不管他腥的臭的。祇向自己屋子裏拉。越是不規矩的。他越是歡迎。起初爲好奇心所動。要借此探聽探聽他們的秘密。後來被他們今朝也引誘。明朝也引誘。不知不覺連自己也落在秘密幕裏去了。這位江少奶奶既受了親戚的冷淡。他一氣便去找舊日的姊妹遊玩去了。他如今有了錢軋的一班。也是上等女白相人。什麼王公館裏的少奶奶。朱公館裏的姨太太。便是那李姨太太。也是江少奶奶在百多利看電影。偶然同座在一間包相裏。彼此板談起來。結識下的。這江少奶奶自己也是過來人。對於白相門檻也懂這些了。誰知道李姨太太比他還要懂得。江少奶奶天天跟着他討教討教試驗試驗。果然十分有趣。從此以後。便和他結拜做姊妹。凡事聽他的指揮。講到那江浩華。起初得了這位少奶奶一顆心。自然被他束縛住了。從來說的新造茅坑三日香。他玩了幾日。香氣也過了。覺得這老婆不好玩了。他身子也不由老婆來縛了。便常常出外三朋四友。到跳舞場去玩。上海做人。你低要有錢。女人地界。便可以常常換新鮮。江浩華在外面足足玩了一年。他新鮮也換得不少了。錢也化得不少了。他雖在外面玩。却

又要想着家裏的老婆。他一到夜裏，無論時候遲早，他總說到公館裏去轉一轉。有時吃過夜飯回來了。有時江少奶奶在牀上正好睡時候。他纔回來。甚至快天亮了。他纔打着大門回來。因為他來去飄忽。把個江少奶奶嚇得不敢在外面住夜。如今雖和李家姨太太公共結識了一個小白臉白淑年。却依舊不敢在外面住夜。祇得把最好的時間讓給李少奶奶去享用。這江浩華在外面。無非是吃酒碰和。相與的大半都闊少。他常常自己想。我空有若大家財。怎麼得也和他們弄一個官銜在名片上印着。那是何等榮耀的事體啊。他心裏這樣想着。嘴裏也不覺和那班知己的朋友說着。他朋友中有一個名叫馮錫堂的。他自不知怎麼的被他認識了一軍裝買辦。又從軍裝買辦認識了萬師長。這萬師長見他人物很漂亮。上海人頭也熟。把他掛了一個副官的空銜。頭就是這空銜。頭也儘夠他受用的了。他吃喝嫖賭。都仗在這空銜頭上。講到那萬師長。是奉天關外綠林出身。兩年前盧師長和齊師長在四川打仗奪地盤的時候。盧師長化了五萬二千塊錢。把齊師長從白雀寺買來。連他的弟兄有五百多人。叫他在山窩子裏埋伏着。見盧師長的兵馬來。便從橫肚裏殺出來。殺得他頭不能顧尾。到底綠林弟兄十分勇敢。這一陣殺。殺得盧師長馬仰人翻。棄甲曳兵而逃。齊師長既得了地盤。論功行賞。當然是萬師長居第一功。便立刻從連長陞到營長。萬師長又招了一千名好漢。把三連人補足了。齊師長手下全仗着萬師長一營人馬是個勁旅。別的師長見了齊師長。也有幾分害怕。也沒有人敢來奪他的地盤。齊師長在這地方

上。一方面截留賦稅。一方面委派知事。一方面對宣佈獨立。把那關稅鹽稅如數截留在自己腰包裏。政府看了也沒奈何他。齊師長搜到了半年工夫。足足多了四五百萬家財。連那可憐區區的一點教育費也搜刮乾淨。弄得一班窮讀書人苦小百姓。人人叫苦連天。從來說的。利之所在。人必爭之。這齊師長霸佔了地盤以後。大發其洋財。叫傍人如何不眼熱。傍人雖不敢動他的手。他手下的人卻忍不住要動手了。當時齊師長手下有一個第一混成旅旅長姓蕭的。正是萬師長的頂頭上司。當夜那蕭旅長把萬師長喚到司令部裏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把要推倒齊師長的意思說了出來。又許他事成以後。便把第一混成旅旅長的位置讓給他。萬師長聽說有高位。他是最高興的事體。便一口答應下來。好在蕭旅長的軍隊。如數駐紮在城廂左近。半夜裏發動起來。把個齊師長的公館團團圍住。勒令齊師長通電下野。當時逼得最兇的。要算這位萬師長。他拿了一支手鎗。直衝到齊師長的上房裏。齊師長這天夜裏正摸着四姨太太睡在被窩裏。冷不防萬師長闖進臥房來。把那冰也似冷的一手鎗口兒塞進齊師長的被窩兒裏去。把個齊師長嚇得赤條條的從被窩兒裏直跳起來。跪在床沿上不住的叩頭討饒。那四姨太太躲在被窩裏。幫着齊師長來求饒。又說營長原是俺們師長的心腹人兒。也祇求營長格外可憐俺們師長些。萬師長大喝道。快閉你的鳥嘴。什麼營長不營長。誰是你的營長。又誰是你的心腹人兒。天下最是心腹人兒最要動上司的手。上司不走俺的官怎麼得陞。師長今天吃了俺的虧。也學得一個乖。往後莫

再有心腹人兒。莫再提拔人了。倘要提拔人。也該識趣些。快把自己的位置讓他人。人情誰不愛陞官發財。師長也莫怪俺。天下老鴉一般黑。老實說一句話。做軍官的都愛趕跑他的上司的。如今師長既落在俺手裏。也沒得說了。快快把你師長位子讓出來給蕭旅長罷。讓俺也得做一個旅長。俺如今和師長講一個交情。饒了師長一條命。師長快答應下來罷。這是房外全是萬師長的軍隊。團團圍住。齊師長無可奈何。萬師長懷裏拿出擬就的齊師長下野的通電稿紙來。齊師長在上面簽了字。便請蕭旅長進房來。那蕭旅長早在房外候着。聽說一個請字。便飛也似的搶進房去。見萬師長手中拿着手鎗。便假做和事老。勸萬師長把手鎗收藏起來。一面伺候齊師長穿好了衣服。聽齊師長說要下野去。把這師長位置讓給他。他又假意挽留了幾句。說到末後。便說道。既然師長決計要去。做兄弟的祇得勉強擔任了這個職分。如今旅團長已備下餞行的酒席。在司令部裏。請師長去吃一杯水酒。也盡了俺們孝敬的意思。當時也不由分說。把齊師長擁進了司令部裏。擺下酒席。各旅團營長輪流把盞。萬師長和蕭師長說了許多依依惜別的話。酒罷。還拍了一張全體軍官歡送的紀念照片。把齊師長和四姨太太硬送下船去。這裏蕭旅長看齊師長去了。便老實不客氣。實受起師長來。司令部裏各軍官又擺下賀喜的筵宴。各軍官都歡呼暢飲。蕭師長一面通電表示各省各府。一面把各軍官都升了級。第一個功臣。逃不了是這位萬師長。居然不失信。立刻升任了第一旅旅長。統帶了全旅的兵士。駐紮在城廂左近。保護這位蕭師長。特寵而

願。功高震主。這是一定的道理。這位萬師長自己覺着有擁戴的功勞。對於蕭師長未免必有幾分驕傲之色。那蕭師長也因他有幾位的功勞。也和他十分客氣。誰知一個越客氣。一個越驕傲。漸漸的兩人有了意見。萬師長在暗地裏。正要預備抄老墨卷。下蕭師長的手。忽然上遊出了事。南北兩軍大戰起來。蕭師長以萬師長野心難馴。恐有肘腋之患。乃將萬師長調遣出去。當時便勸萬師長出兵助戰。又說趁國家多事之秋。正是俺們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如今俺送你二十萬開拔費。出去打天下去。到了上遊地面。倘有進步。俺便保你做個師長。萬師長也知道此番出去原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當時便也答應了。蕭師長一面擺酒餞行。一面幸萬師長。戰勝得了許多城士。他久聞得上海是一個花柳場所。非玩要一趙不可。非但有內行人領導不能作入幕之賓。因此示意左右。要物色上海祕密場所的內行人。當時便有一個軍裝買辦。把馮錫堂推荐了上去。馮領着萬師長。從洵牌玩起。玩到人家爲止。把個萬師長樂得不亦樂乎。又把這馮錫堂感激得深銘五中。立刻委他當一等參謀。從此馮錫堂在萬師長跟前。是一個心腹人了。江浩華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馮錫堂。江託他在這班闊軍人跟前吹噓吹噓。想弄一個一等祕書的虛銜。左名片上顯煥顯煥。無論教他報效多少。他都可以的。馮錫堂便替他對萬師長面前說去。這時候楊督辦也在座。當時他答應了馮錫堂。便由馮請客。在大西洋吃大菜。介紹吳軍使萬師長楊督辦三人和江浩華見面。吃酒的中間。楊督辦便把一張一等祕書。委任狀交給了江浩華。又說如今急於

要招兵。你若肯出錢來去招兵。招滿一團。你便是團長。招滿一旅。你便是旅長。江浩華聽了。心中說不出的高興。便滿口答應。說願拿出十萬塊錢來去招滿一旅兵。算是督辦的衛隊旅。當時楊督辦又給了他一個招兵的委任狀。第二天江浩華便在自己公館裏同請這三位大人。馮錫堂做陪客。那江少奶奶是個漂亮的女子。他見有闊客上門。便打扮得天仙似的出來招呼。萬師長正喝着酒。見了這樣一位美人兒。早吃他酥迷過去。手裏拿着酒杯。兩眼怔怔的望着江少奶奶的臉兒。不覺把醜相都露了出來。幸虧這時江浩華拉着馮錫堂出席去。坐在壁角裏。商量招兵的事體。江浩華說道。我在楊督辦跟前開口便答應招一旅兵。一旅兵是要三千多人呢。却叫我一時裏到什麼地方去招這許多人呢。那馮錫堂聽了。笑着拍拍江浩華的肩膀說道。我來告訴你。馮拉江的耳朵邊說。這裏江浩華馮錫堂兩人在壁角商量事體。商量得熱鬧。那邊萬師長和江少奶奶兩人在席面上調情。調得熱鬧。江少奶奶出來招呼過了客人。見主位上空着。便上去坐下來。提着酒壺。向客人敬酒。這三位大人見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主人。如何不迷。便連飲了三大觥。接着江少奶奶便嬌聲嬌氣的五啊六啊和萬師長兩人豁起拳來。江少奶奶一雙水盈盈的眼睛向着他笑。笑迷迷的臉兒對着他。把個萬師長看糊迷了。自己嘴裏喊的是什麼。手裏豁的是什麼。他糊迷了。他總是輸。豁一拳輸一拳。豁十拳輸十拳。把個萬師長灌得酩酊大醉。這一席直喝到殘月三更。方始酒闌人散。隔了三天。江浩華果然帶了馮錫堂到江浙一帶公幹去了。師長自從

見了江少奶奶以後。魂靈兒早落在江公館了。終日癡癡迷迷。一溜煙溜到江公館裏。和江少奶奶談心。江少奶奶水性楊花。在娘家已經有了好幾個姘頭。對於這件事。真是老吃老做。她見萬師長的勢力威大。有財有勢。所以更外要獻出他一般妖迷工夫來。小丫頭進來悄悄的說。駱大律師來了。這駱大律師是江少奶奶從前在臺基上結識下的舊交。如今打聽得江浩華不在家裏。便乘着空檔來找江少奶奶。江少奶奶聽了。想起從前的舊交。便也不忍丟開他。虧得那江少奶奶的臥房多。當下便出去把駱律師領進了一間柚木傢生的臥房裏去陪他吃酒。敘敘舊情。正情濃的時候。忽然小丫頭又來報說楊督辦來了。這楊督辦已上了幾歲年紀。在這風情事體上也差了些兒。祇因那天在席面上見江少奶奶的臉兒實在長得漂亮。心中丟他不下。料想這時江浩華不在家中。便也偷偷的跑來。誰知他這時來得晚了。早已有人做了入幕之賓。再加他年紀已老。嘴上長着一部鬍子。自古嫦娥愛少年。他雖說有勢力。江少奶奶心中却不愛。一任他在客室中坐着。自己却在房中和駱大律師萬師長兩人百般的調戲着。萬師長和駱大律師兩人和江少奶奶直鬼混到天黑。到底膽小不敢過夜。各分頭回去。獨有這楊督辦在客室裏悶坐了一宵。第二天清早。倒馬桶的時候。溜了出去。江浩華這夜沒有回來。江少奶奶把駱大律師花言巧語的騙走後。就留萬師長住宿在江公館裏。恐怕手下了環使女要說出去。萬師長上上下下每人賞給五兩銀子。從此以後。不是萬師長上江公館去。便是江少奶奶託故把江浩華騙出去。江浩華

自己肚皮裏明白。因為地位關係。不便發足。等到一年多。江少奶奶已有了身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寶寶。萬師長因為要便當和江少奶奶接近的緣故。把這個小孩收做乾兒子。從此萬師長觀空便上江公館去。比從前更其親熱了。半年以後。萬師長給江浩華一個四川酒菸公賣局局長。把江浩華派出去。萬師長把江少奶奶接到公署裏去。當做正式少奶奶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版

摩登少奶奶

定價大洋五角

著 者 李 太 白

出 版 者 明 星 合 記 書 局

四 川 重 慶

發 行 者 聯 華 書 局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